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九

明　李清　撰

北史七十三

牛弘

高熲字昭玄一名敏勃海蓨人父賓仕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為僚佐賜

姓獨狐氏及信遇禍妻子從蜀隋文獻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敏於從政果敢斷决歴齊公憲長史至襄州總管府司隷卒於州顈少明敏有器局畧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襲爵陽武縣伯再遷内史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隋文得政素知熲强明久習兵事多計畧意欲引入府遣邘公楊惠諭意熲忻然曰願受馳驅縱公之事不

成亦不辭滅族

愚按頲父子皆受知賢王乃背國黨權全無心肝不成固滅族成亦滅名究滅身何利之有然則唐它日贈謚非與知其一不知其二

於是為相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疎帝彌屬意頲委以心膂尉遲迴起兵隋文令韋孝寬攻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時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頲見昉譯等並無去意遂自

請行深合隋文㫖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兼
獻歔就路至軍為橋沁水迴於上流縱火栰煩預為土
狗禦之既渡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卧内隋文撤
御帷賜之進柱國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馬任寄益
隆及受禪拜尚書左僕射納言進封勃郡公朝臣莫與
比每呼獨孤不名頻佯避權勢表遜位蘇威帝欲成其
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頻能舉善吾聞
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令頻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

本官如故突厥屢為邊患詔頻鎭遏緣邊及還賜縀百
疋牛馬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頻頻每坐朝堂
北槐樹下聽事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
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
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頻流涕辭不許開皇二年長孫
覧元景山等伐陳令頻節度諸軍會陳宣帝殂頻以禮
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叛詔頻綏集江漢甚得民和帝
嘗問頻取陳之策頻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晩江南土熱

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焚之不出數年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陳人益弊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熲為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於熲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

陳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

資治通鑑載廣言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

高公矣

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

千乘縣千五百戶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

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頻又遜位優詔不許

冊府元龜曰時山東尚承齊俗避役惰遊者十六七

四方疲人或詐為老少規免雜賦帝令州縣大閱戶

口不實者正長遠配又開相糾科大功以下皆析籍為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四十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五百戶頌以人間課役年常徵納除注常因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乃為輸籍定樣請遍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各隨便延五黨共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奸無所容　隋書載詔曰公出參戎律入司禁旅竭誠陳力心迹俱盡此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其優獎如此

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帝帝怒皆被疎黜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熲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去親禮愈密

隋書刑法志曰高祖文法自矜每杖人斬人於殿廷熲與柳彧等諫曰明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地帝不從熲等乃詣朝堂請罪以為犯者不息致決

罰過嚴皆臣等不能裨益請避賢路帝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比常杖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令殿中去杖決罰各付所由後李君才言帝寵頗過甚帝大怒欲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觀此則君才死於杖非得罪去當考

帝幸并州留頻居守及還賜縑五千疋行宮一所為莊舍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不絕帝親幸其第賜錢

百萬絹萬疋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頫與賀若弼言
平陳事頫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敵臣
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嘉其有讓尋以其
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
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於頫曰天文不利宰相可脩
德穰之頫不自安以暉言奏聞帝厚加賞慰突厥犯塞
以頫為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
臣言頫欲反帝未有所答頫亦破賊還時太子勇失愛

帝潛有廢立志謂頎曰晉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頎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后知頎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頎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喪夫人陛下何不為娶帝以告頎頎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惟齋居讀佛經雖陛下垂哀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頎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復信頎耶始陛下欲為頎娶頎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踈頎會議伐遼東頎固諫不可帝不從以頎為

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帝曰熲初不欲行陛下強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諒年少專委軍於熲熲以任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免熲殺幸矣帝聞彌不平俄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辭乃有禁中事於熲處得之帝欲成熲罪聞此乃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弢刑部尚書薛胄戶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熲無罪帝愈怒

皆以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頲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帝幸秦王俊第召頲侍宴頲悲不自勝獨孤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頲國令上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頲曰昔司馬仲達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帝大怒囚頲於内史省鞫之憲司復奏頲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頲曰明

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窮不欲大位天命不可耳頒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積如更誅頒天下謂我何除頒名初頒為僕射其母誡之曰

金石録載頒母墓誌云夫人姓楊氏字季姜

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頒由是常恐禍變

及此歡然無恨色以為得免禍煬帝即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煩奏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頻甚病之謂太常卿李懿曰周天原以好樂而亡殷鑑不遠豈可復爾時帝遇啟民可汗恩禮過厚頻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訕謗朝政誅之頻有文武大

畧明達政務及蒙任後竭誠盡節

隋唐佳話曰熲每以盤盛粉置於臥側思得一公事

輒書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遂行之

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

皆熲所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

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

昇平熲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及羅淫刑天下無不

傷惜至今稱寃所有良謀奇策及損益時政熲皆削稾

世無知者

舊唐書載高祖唐武德元年詔曰隋太常卿高熲上柱國賀若弼並抗節不阿矯枉無撓司隸大夫薛道衡刑部尚書宇文弢左翊衛將軍董純並懷忠抱義以陷極刑宜從襃飾以慰泉壤熲可贈上柱國鄖國公弢贈上柱國杞國公各令有司加謚道衡贈上開府臨河縣公弢贈上開府平昌縣公純贈柱國狄道縣公　金石録載太宗貞觀十一年改葬熲贈禮部

尚書

子盛道位刺史次宏德應國公次表仁勃海郡公皆遠

從邊

牛引字里仁安定鶉觚人其先嘗避難改姓遼氏父允

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復姓牛氏弘在襁褓有相者

見之請其父曰此兒當貴善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

裕好學博聞仕周歷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納言上士

專掌文翰脩起居注後襲父爵轉內史下大夫儀同三

司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宏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下焚書令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書之一厄也漢興建尚書之策置校書之官

隋書曰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

至孝成之代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末並從焚燼此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塡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畫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

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

隋書曰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録鳩集已多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冦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宋武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録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

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梁孝元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周師入郢繹悉焚之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室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

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間有殘缺比梁舊目止
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
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
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方當大宏文教而
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流訓無窮也
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
府所無私家乃有
隋書曰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吝惜

必須勒以天威引以微利若發明詔蕪開購賞則異

典必臻觀閣斯積

若猥發明詔蕪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帝納之

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

公三年拜禮部尚書奉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

代弘請依古制脩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黄帝曰

合宮堯曰五府舜曰揔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

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七尋

隋書七尋作二七

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制同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

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説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宫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宫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觧説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並后

禝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
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
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
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
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閣豈得行禮若以明堂
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
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
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南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

簠簋豆籩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
歌出樽及坫揖讓升降亦以謚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
按劉向别録及馬宫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
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
文侯孝經等俱說古明堂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
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吕不韋所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
禮家鈔合為記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為夏時之
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

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即不可即為秦典其内雜有虞夏殷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楣徑一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

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葢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以應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尺八牖乘九宫之數也户皆外設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髙八十一尺黄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髙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

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後海内大亂憲章泯絶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兹禮世之通儒前王盛事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為九屋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洛陽更多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

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

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戸八牖上圓下方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按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明堂同又曰複

廟重簷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存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

雍明堂陰陽録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大室以象紫宫此則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宫王肅謂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謂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别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别歴代所

疑宜能歟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葢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别處然明堂亦有辟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

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閭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作範於後矣帝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圜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宏上議云謹按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旋相為

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鐘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作律呂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還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遞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鐘為宮十二月不以

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帝曰不須作還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宏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按續漢書律歷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

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度調故作

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黄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宏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

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
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相傳者唯大榷
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
宋志曰詳按古典及今音家十六律無施於樂禮云十
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
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
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按周官
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

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黄鍾者用黄鍾為調歌大吕者用大吕為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以一祭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宫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為宫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黄鍾之宫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鍾之笛正聲應黄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吕之笛正聲應大吕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

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帝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帝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賤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帝又令弘與楊素

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

冊府元龜載弘奏曰自聖教陵替漢晉為法隨俗因時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方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陳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遥相師祖故山東浸以成俗西魏以降師旅弗遑今休明啟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兹僞弊因奏學者

撰儀禮百卷悉用齊儀註為准亦微採擬王儉禮儀

畢上之遂頒天下

及獻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寔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朞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帝下詔除朞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滯緩所有

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絶倫
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
心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服弘識度之遠煬帝在
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嘗賜弘詩曰晉
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
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
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文詞贊揚無如弘美
大業二年進上大將軍三年改右光禄大夫從拜恒岳

壇墠珪幣牲牢皆弘所定還下太行山召弘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重如此弘謂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誠敬自立荅恩遇之隆

弘既云荷恩深重何煬帝失道竟無一言恐亦胡廣之中庸

六年從幸江都卒帝傷悼之賵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文帝

嘗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帝曰傳語小辯故非宰任己愈稱其賢直大業之代委遇彌隆性寛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顔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寛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位内史舍人次子方

裕山陰在江都與裴度通等謀弑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父敬族歷太學博士東魏孝靜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内校書别在直閤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徧告朝士云若假以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

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
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
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縑跣足州里人物敬慕之
隋書曰崔諶博陵豪族因假還鄉車服甚盛及詣德
林赴弔相去十餘里所從數十騎稍稍減留至德林
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熛灼
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後母稍愈
逼令仕進齊任城王湝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

朝汝同游殆為師友

湝嘗語德林云君今沉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

尤亦惟明靈所譴

後舉秀才尚書令楊愔考為上第授殿中將軍

隋書載任城王湝遺楊愔書曰李德林風神器宇終

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傳雕虫

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人雖俊乂盈朝然脩大厦者

豈厭良材之積也愔即令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

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吏部郎中陸功見而嘆曰見其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仍命子乂與游戒之曰汝宜師之以為模楷時愔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既西省散員非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撰思春賦一篇代稱典麗

齊武成作相引為丞相府行參軍未幾王即帝位累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別典機密尋丁母艱以至

孝聞朝廷嘉之

隋書曰德林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雖病哀泣不絶又不肯進湯藥遍體洪腫數日頓差皆云孝感所致

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魏收與楊休之論齊書起元事百司會議收與德林致書往復詞多不載

愚按魏收論齊起元事甚謬謂宜仍用魏孝莊以下諸帝而列齊神武事於中此三國志例也無人臣遽

稱元年理德林不直折其非而語多枝蔓雖見隋書今不録

隋書曰祖珽入為侍中尚書左僕射時趙彥深出為兗州刺史珽問德林于珽云是彥深黨不可仍掌機密珽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嘗恨彥深待賢未定尋當有佳處分

後除中書侍郎仍詔脩國史時齊後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與黄門侍郎顔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

三司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唯在於
爾宜入相見仍令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詔誥格式
及用山東人物一委之帝謂羣臣曰我常日聞李德林
與偽齊作書檄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為
我作文書耶可謂大異神武公竇毅荅曰臣聞明主聖
王以得麟鳳為瑞是聖德所感然瑞物雖來不堪使用
如李德林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所感有此大才用勝麟
鳳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宣

帝大漸隋文初受顧命令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令欲與公共成必不得辭德林荅曰願以死奉公

愚謂此隋之爾高頻也其負周同

隋文大悅即召與語初劉昉鄭譯矯宣帝詔召隋文受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譯欲授隋文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為小冢宰德林私啟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遂以譯為相府長史昉為相府司馬二

人由是不平以德林為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尋三方
搆兵指授兵略皆與參詳軍書羽檄朝夕頓至一日中
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鄖公韋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沁水泛長孝寬師
未得渡長史李詢密啟諸大將
隋書載諸大將為梁士彥宇文忻崔宏度
受尉遲迥饟金隋文得啟以為憂議欲代之德林曰
隋書載德林言曰公與諸將並國貴臣未相伏馭但

以挾令威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者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一旦換易彼將懼罪逃逸便須禁錮鄖公以下必當驚疑臨敵伐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馬服以之敗趙公但以一心腹明於智畧素為諸將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動隋文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皆此類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

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辭也隋文登祚授內史初受禪虞慶則等勸隋文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以為不可

觀德林從前所為大負周武一番知遇惟固爭此事差不負心

帝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開皇元年敕令與太尉于翼高熲等同脩律令訖奏聞別賜駿馬及九環金帶

隋書曰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為格式已須義須畫一縱小有蹐駁非甚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改

五年敕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

隋文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公面於是追贈其父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

隋書曰德林少有才名凡製文章有不知者謂之古

人

隋文後幸鄭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入京帝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畧以付晉王廣

隋書曰後從駕還在途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已宣敕訖或說高熲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乃止

初大象末文帝以王謙宅賜德林尋改賜崔謙帝令自選一好宅并莊店代之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為代九年駕幸晉陽店人表訴地是民物為高氏強奪於內造舍

隋書曰蘇威李圖通馮世基助之

帝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帝不聽悉追店給所住者由是嫌之又德林稱其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等陰奏之曰德林父終於校書妄

稱諮議帝甚銜之至是復因庭議忤意數之曰公為內史典朕機密比不預計議者以公不宏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宏之公言孝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罔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為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課民掘井溉田為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將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

隋書曰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于賔館受國書陳使

江總目送之曰此河朔英靈也

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齊任城王湝趙彦深魏收陸卬

大相欽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

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宦已後即典機密性慎密嘗

言古人不言温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

高頗傷自任爭競之徒更相譖毁故雖功參佐命十餘

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

行於代

恩按隋書所載德林霸朝雜集序皆屬諛辭故不録

惟所作天命論指忠為逆獲罪淸議今撮其畧曰有

周之末朝野騷然我皇帝降志執均鎭衛宗社於斯

時也尉迥據有齊鄴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

蛇豕連合縱横地乃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

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衆震蕩江山鴆毒

巴庸蠶食秦楚此二凶也窮凶極逆皆將長戟强弩

髀睨寢極佐闢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

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畧不出戶庭推轂分閫

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己乃稽圖讖之文順

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伏夜吟方屈箕潁之高式允

幽明之願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敘彝倫薄賦輕徭

慎刑恤獄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墀山神海靈咸奬

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屈膝頓顙貢琛奉贄

欣欣如也穴居巢處化以宫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廚

丹雀為史元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
珍木奇草望風覲海應化歸風猶且父天子民兢兢
翼翼至矣大矣若夫天位之重不可妄據賊子逆臣
所以為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韋逐鹿之邪說
謂飛凫而為舄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
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
之出尉迴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連
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

戒矣誅夷烹醢歴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

不戒慎哉餘不全録

子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大業末位建安郡丞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九